

黄玫瑰

白嗣宏主编

外国抒情小说选集之三





WAIGUO
SHUQINGXIAOSHUOXUANJI

黄玫瑰

白嗣宏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 陶雪华
责任编辑 江奇勇

外国抒情小说选集之三

黄 玫 瑰

白嗣宏主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2 字数: 495,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8,000

统一书号: 10102·1031 定价: 2.10元

目 次

黄玫瑰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著 张 蕙译(1)

韦克特与阿格涅丝

.....[苏联]雷特海乌著 石 公译(91)

古都

.....[日本]川端康成著 高慧勤译(208)

田园的忧郁

.....[日本]佐藤春夫著 吴树文译(354)

那么一种微笑

.....[法国]萨 冈著 伊 早译(445)

夜色朦胧

.....[奥地利]茨威格著 张玉书译(523)

马来狂人

.....[奥地利]茨威格著 张玉书译(558)

黄 玫 瑰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著

张 蕙译

译者按：约卡伊·莫尔(1825—1904)是匈牙利十九世纪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也是匈牙利文学奠基人之一。他生于匈牙利一个小城市科马罗姆，父亲是律师。他在帕波城学习的时候，结识了伟大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还在读书的时候，约卡伊·莫尔就表现出他的文学天才，写出了他最初的文学作品。一八四八年约卡伊·莫尔在布达佩斯和裴多菲一起领导了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约卡伊·莫尔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事业，以他的小说表示他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抗议，这个时期他创作了《爱尔蒂伊的黄金时代》(1853)、《匈牙利的土耳其世界》(1853)、《一个匈牙利富豪》(1854)等长篇小说。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是约卡伊·莫尔的创作的光辉时期，这时期他的主要长篇小说有《铁石心肠人的儿子》(1869)、《黑钻石》(1870)、《金人》(1872)，这些小说广泛反映了匈牙利革命斗争年代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人民的斗争，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一八七五年以后，约卡伊·莫尔的作品降低了社会批判力量，他后期较好的作品有《奴

隶拉比》(1879)、《黄玫瑰》(1893)等。

约卡伊·莫尔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在《黄玫瑰》中有明显的反映。在《黄玫瑰》中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托巴提草原的壮丽景色，草原上日出时的绮丽景象，天空中变幻莫测，神奇有趣的海市蜃楼；可以看到草原上牧民的生活习惯和豪放性格。小说着重描写了牧马人山陀尔·杰奇和小酒店老板的女儿黄玫瑰的爱情故事。山陀尔·杰奇是个诚实、正直、剽悍、豪放的小伙子，他忠于爱情，热爱劳动，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草原上牧民的典型性格。作为他的对立面的是牧牛人费尔科·拉查，他为人圆滑、奸刁，常常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他趁牧马人山陀尔·杰奇不在的时候骗取了黄玫瑰的爱情。他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山陀尔和他进行决斗，也导致了他自己的毁灭。显然，作者歌颂的是山陀尔那种诚实勇敢的品质，而费尔科的丑恶灵魂则是他所鞭挞的对象。黄玫瑰不能始终不渝地对待爱情，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牧马人和牧牛人决斗、牧牛人死于牧马人棍下这一悲惨结局，正是她对爱情不忠实所直接造成的。

《黄玫瑰》全篇充满田园气息，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的赞美之情及对爱情的严肃态度。

那时候，铁路还没修到霍尔托巴提草原^①，就连奥尔弗尔德

① 霍尔托巴提草原位于奥尔弗尔德平原的东北部，德布勒森市的西面。人们在这里放牧大群牲畜。

大平原^①也没有铁路。霍尔托巴提河两岸的沼泽地也尚未排干，双轮水磨机在小河上欢快地歌唱，水獭在芦苇丛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平坦的扎姆草原一直伸展到霍尔托巴提河彼岸（如果把德布勒森作为世界的中心的话）。一个年轻的骑手骑着马儿从容不迫地走在扎姆草原上，这时东方刚露出晨曦。他打哪儿来？要上哪儿去？谁也猜不着。草原上既无大道，也无小径：车轮和马蹄留下的痕迹马上就会被青草淹没。无边无际的野草一直伸展到天边：没有一棵小树，没有一眼带井架的水井，没有一座茅舍——总之，没有一样东西能破坏这片浩瀚壮丽的绿色原野的景色。马儿自动走着。骑手睡意朦胧；他在马鞍上打着盹儿，身子一会儿晃到左边，一会儿晃到右边，可两只脚却始终踩在马镫上。

看来，这是个牧牛人，因为他束紧了衬衣的袖口：袖子太宽，赶牲口不方便。他穿着蓝色的背心，黑色的裤子，肩上搭着一件绣花的黑粗呢衣服，盖住了带扣的皮带。他左手拉着放松的缰绳，右手晃着一根鞭子，鞍桥上插着一根镶铅头的长木棍。

他的宽沿帽上别着一朵黄玫瑰。

马匹时而抖抖脑袋，那些皮制的装饰品便在马衣上沙沙地响一阵，这时打盹儿的小伙子就会惊醒一会儿。他立即摸摸帽子，更正确地说，是摸摸帽子上的黄玫瑰，看它是否安然无恙，接着就摘下帽子，甜蜜地闻闻玫瑰（尽管花儿已没有一点香味），再重新戴在头上，让它歪在一边，好显得神气些，然后仰起头，竭力想看见头上那朵玫瑰花。

为了驱走睡意，牧牛人时时哼起那首心爱的小调：

没有比这儿更近的小酒店，

没有比这儿更清澈和明亮的美酒，

① 奥尔弗尔德平原位于多瑙河和蒂萨河中间，面积几乎占据半个匈牙利。

金币能买一瓶美酒，
铜币能买一杯佳酿，
所以我来找你啦，我的情妹，
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天色已晚……

唱着，唱着，他的脑袋又耷拉在胸前。他又打盹儿了。

马儿爬上一个土墩，小伙子被颠醒了，他发现帽子上那朵黄玫瑰不见了，不由得吓了一跳。

他想了想，便掉转马头去找那朵玫瑰花。他在开遍黄色花朵的草海里寻找着。这会儿正是鹤金梅、野豌豆和百合花开花的季节。他在花丛中找到那朵掉落的玫瑰，重新把它插在帽子上，又哼起那首小调：

花园里的苹果树迎着春光怒放，
洁白的花朵把一切掩藏：
看不见石竹花的浓密枝叶，
也不见梳着长辫的姑娘——
我徒然找着，她在何处——我不知道……

后来，他又重新进入梦乡，玫瑰花儿也再次落掉了。一醒过来，他又象刚才那样，回头去找那朵失落的花儿。这一次他是在那些盛开的鲜红的牛蒡花中找到的。嘿，这些长刺实的野草！竟敢和他的玫瑰花接吻？！

他用那双穿着皮靴的脚把长刺实的野草乱踩一阵，然后又跨上马鞍。要是小伙子讲迷信，那他就不会再把黄玫瑰插到帽子上。要是他听得懂鸟的语言，他就会明白，成百上千的云雀在望不见的高空中迎接清晨时唱些什么。它们正在向他唱着：“别把黄玫瑰戴上。”可是这个霍尔托巴提小伙子既没有想到危险，又不迷信。

他已在草丛中找了好久，可是要找到这朵花看来还得化更多工夫。他必须在早晨饮马前赶到扎姆草原的大畜栏。唉，到那里牧牛队长会让他知道厉害的！

随他便吧！帽子上戴着黄玫瑰的人是不怕牧牛队长的。

突然一阵马嘶声引起他的注意。他那匹额头上有一块白斑的马儿认出了迎面飞驰而来的枣红马，打老远就向它的老相识打招呼了。

骑枣红马的是个牧马人。那宽大的衬衫袖子、绣着郁金香的粗呢外衣和斜挎在肩上的套马索就足以证明他的身分。但是那个随意放在马背上、没有扎紧马肚带的马鞍更能说明这一点。

两个骑手也老远就认出了对方，他们纵马飞驰，迎着对方跑去。

他们的容貌虽然毫无相似之处，却都象古代的匈牙利人。那些最先从遥远的亚洲来到这里的匈牙利人，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

牧牛人是个肩膀宽阔、个子矮壮、脖子粗大、身体结实的小伙子。他脸庞宽大，面颊红润，那下巴颏、嘴巴和眉毛都说明他是一个勇敢而目空一切的人。他的小胡子向上翘着，栗色的头发剪成一个圆圈，眼睛是深棕色的，虽然初看起来仿佛是绿色的。

牧马人身材挺拔，双肩宽厚，两腿结实，胸部隆起，强壮有力。他的脸色象镀金的古铜，嘴巴、鼻子和眉毛都生得端正俊美，一对小小的黑眼睛象煤块一样闪闪发亮，黑胡子自然地向上翘起，漆黑的头发象波浪一样鬈曲着披在肩上。

马匹欢快地嘶叫着互相致意。牧马人首先招呼他的朋友：

“你好啊，老朋友！这么早就起床了？也许你压根儿就没睡过觉吧？”

“你好，朋友。我睡过了。谁哄我睡觉，谁到时就会把我叫醒。”

“你是打哪儿来的？”

“从马泰依田庄来。顺便去找了一下兽医。”

“找兽医？那你就把你的白额马宰掉算了。”

“我干吗要把马宰掉？”

“因为医生的马车已经赶到它前头去了。半个钟头前我看见医生乘马车往马泰依大畜栏驶去了。”

“哼，别胡扯了，朋友！你的枣红马不也常常落在牧羊队长那头灰驴的后面吗？”

“哟，你帽子上那朵黄玫瑰好漂亮啊，朋友！”

“看来，我把它搞到手了。”

“你现在把它搞到手，将来可别后悔。”

说着，牧马人举起拳头对牧牛人挥了挥，他那件衬衫的宽大袖子滑到肩上，露出了黑黝黝的、肌肉十分发达的手臂。两人随即用马刺踢踢马，各自飞驰而去。

二

牧牛人策马一路小跑向大畜栏驰去。地平线上已经现出扎姆草原上的小山岗、一片小小的洋槐丛林和一眼有三副吊杆的水井。可是要到达那里却还有好大一段路程。小伙子取下帽子上那朵狡猾的黄玫瑰，用红手帕包好，把它藏在粗呢外衣紧束的袖子里。

牧马人却突然改变方向，他用马刺踢踢马，向霍尔托巴提河上那片低垂的蓝色晨雾驰去，霍尔托巴提河正在大海一般平坦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流。他急于去寻找那株不久前开过黄玫瑰花的小灌木。

整个霍尔托巴提草原上只有小酒店老板的花园里有一株独一无二的玫瑰。据说是一位外国人从比利时带进来的。这种美妙绝伦的玫瑰在三一节^①开花，整个夏天都是鲜花怒放，甚至到圣诞

^① 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节前还盛开不衰。花朵是金黄的，象纯净的金子，比一般玫瑰香，简直象豆蔻一样。哎，有多少人为花儿的芬芳所陶醉，给弄得神魂颠倒啊。人们把那个摘玫瑰送人的姑娘也叫黄玫瑰。

谁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成为小酒店老板的女儿。他没有妻子呀。大概有人偷偷把婴儿放在他家门口。老人收留了女孩，把她抚养成人，她渐渐出落成了一朵迷人而端庄的小花。她的脸蛋不象一般女孩子那样鲜红，而是透明、柔嫩得象一只桃子。她的脸色有些黄，但决不是病态，那上面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她一笑起来，脸上似乎就焕发出闪闪的光彩。她的嘴常带着笑意，嘴角微微往上翘，和一对蓝色的大眼睛配在一起，真是恰到好处。其实，她的眼睛究竟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谁也说不清，因为一个人要是望着她的眼睛，立即就会为之陶醉。她那乌黑的鬈发用一根黄色的带子扎着：她可不必象别的姑娘，为了让头发鬈曲，用木瓜汁搽头发。

她会唱多少歌啊！而且唱得有多好！她心里高兴时唱，伤心时也唱：任何情况下，她都可以用歌声表达自己的心情。乡下姑娘离了歌就无法生活：唱唱歌干起活来会轻松些，时间会过得快些，旅程也会变得短些。

天刚破晓，菜园里就响起她的歌声。

小酒店老板早就不管事了。客人来了，姑娘会招待：她会为客人斟酒、做饭、算账。老人只忙于摆弄那些蜂箱，眼下正是蜜蜂分群的时候。

院子里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和狗群表示欢迎的吠声：它们总是这样迎接熟人的。

“克拉莉，快去！你没有听见还是怎么的？狗在叫，有客来了。好好招待他吧。”

姑娘放下在菜园干活时掖起的宽大裙子，穿上带花结的便鞋，双手用喷壶里的水冲了冲，在围裙上擦了擦，解开围裙，换上一条干净的、腰围上挂着餐具橱钥匙的围裙。随后，她摘下花头巾，

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抹抹两鬓的头发，把一朵从盛开不败的花枝上采下的玫瑰花插在头上。

“你又摘花了？要是来的只是个宪兵呢？”

这“只是”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宪兵的高筒军帽上就不能戴玫瑰花吗？或许，宪兵不配得到这样的奖赏？

姑娘看到的那个坐在店堂里长桌旁的人，当然不是宪兵，而是英姿勃勃的牧马人山陀尔·杰奇。

牧马人用一个空酒瓶大声敲着桌子，他阴郁而严厉地对进来的姑娘说：

“拿酒来。”

克拉莉看见小伙子，高兴得两手一拍，叫了起来：

“山陀尔·杰奇！这么说，你回来了？山陀尔，我心爱的，亲爱的！”

“我说了，拿酒来，”牧马人厉声重复了一遍，用拳头支着垂下的头。

“我们分别了很久，难道你就这样向我表示问候吗？”

这句话使山陀尔清醒了过来。他还没有忘记什么叫礼貌，于是摘下帽子，把它放在桌上。

“早安，小姐！”

“啾——”姑娘伸出淡红的舌头，学着他说话。她委屈地耸耸肩膀，扭着腰肢走到柜台旁。她取来一瓶酒，往牧马人面前一放，声音发颤地问道：

“你为什么叫我小姐？”

“因为你是个小姐。”

“我以前也是个小姐，可你从来没有这样叫过我。”

“那是以前。”

“这是给你的酒。你还要什么？”

“谢谢，看见了。”

姑娘伤心得弹了一下舌头，在小伙子身旁的长凳头上坐下。

山陀尔拿起酒瓶，对着嘴巴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然后将瓶子使劲往石头地上摔去，瓶子立即砸得粉碎。

“你干吗砸碎瓶子？”姑娘怯生生地问。

“这样就不会让人家再用它来喝酒了。”

说着，他掏出三张红钞票（老百姓把红色的十克莱察^①钞票叫红钞票），两张付酒钱，一张付瓶子钱。

姑娘不声不响地拿起扫帚把碎玻璃片扫掉，然后（她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走到柜台旁，又拿了一瓶酒。她把酒放在他面前，想偷偷地望望他的眼睛。山陀尔气呼呼地把帽子扣到额头上。这时克拉莉从他头上取下帽子，把一朵黄玫瑰插在帽子的缎带上。

小伙子从姑娘手里夺回帽子：

“把玫瑰留给更配得上你的人吧。”

“山陀尔！你非得把我弄哭才高兴是不是？”

“你的眼泪一个子儿也不值，是假的。连你的祈祷也是假的。难道今天清早你没有把玫瑰花插在费尔科·拉查的帽子上吗？”

姑娘的脸不仅没有红起来，而且变得更苍白了。

“山陀尔！我对上帝发誓，我没有……”

没等她把话说完，小伙子突然用手堵住她的嘴。

“你别对上帝发誓了。你耳朵上那对金耳环是哪儿来的？”

“你真是个怪人！这就是你送给我的那对银耳环，我只是把它拿到威瓦罗什一个师傅那里去镀了镀金。”

听说是这么回事，牧马人不由得抓住姑娘的双手温柔地说：

“克拉莉，我亲爱的！我再也不叫你小姐了。我只求你不要骗我。我最恨撒谎。人家常说，‘狗乱吠’。其实狗不是乱吠，它只会汪汪叫。家里来了贼，主人回来了，料到有什么危险，它都有不同的叫声，绝对不会出差错。只有人才会撒谎，这才是真正的乱吠。我一向厌恶撒谎。要我说假话我连舌头都转不过弯来。

① 匈牙利货币单位。

再说，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怎么能说假话。一个男子汉要是象小孩子那样，由于怕挨打就说假话，那是最窝囊不过的了。你还记得吧，去年秋天，来了几个招兵的人，要把我们这些草原上的小伙子抓去当兵。我们城里的东家想把我们这些人留下来放牛和放马，要是没有我们，他们就寸步难行。他们买通了征兵委员会。医助逐个儿悄悄地叮嘱我们，要我们推说有病，让他们放掉我们。费尔科·拉查乖乖地听了话。他装成什么也听不见的聋子，硬说连喇叭声都听不见。我差点儿替他羞得脸红耳赤。费尔科给放回家了，尽管他的耳朵那么好，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单凭母牛的哞叫声，他就能断定：是别人的牛混到他的牲口群里了，还是自己的母牛在寻找离群的小牛犊。他撒谎撒得多巧妙，这个狗崽子。轮到我了，医助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胡说我心跳不正常。‘如果我心跳不正常，’我回答他说，‘那不能怪我心脏不好，得怪长在霍尔托巴提酒店里的那朵黄玫瑰。’老爷们竭力暗示我，让我同意医生的话，说自己‘心脏扩大’。‘真是胡扯淡，’我对他们说，‘我的心脏一点也不扩大。里面只容得下一个很小很小的姑娘。我身上一点病也没有！’我被抓去当了兵。这么一来，我受到了尊敬：连头发都没有剃，就被送到梅泽赫杰什去养军马。过了半年，城里的东家花了一千个福林来赎我，要我马上回到原先那个烈性的马群去，那里非常需要我。一千个福林我可以给他们挣回来，可要我象费尔科·拉查那样撒谎，我可办不到。”

克拉莉想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并想用一句笑话岔开话题：

“嘿，山陀尔，亲爱的，你吃了皇粮变得爱说话了。你这会儿马上可以当上教皇的特使，每逢礼拜天到巴尔马祖伊瓦罗什^①去传道了。”

“你不用回避，也不用装糊涂。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们

^① 草原上的小城，在霍伊杜省。

女孩子都是些靠不住的人。你以为，你们只有撒谎一种本事吗？撒谎对你们来说就是兔子的飞毛腿，鸟儿的翅膀。可我不是那种会欺侮弱者的人。照我的脾气，让兔子呆在树林里，让鸟儿呆在鸟窝里；我不会去惊动他们。对诚实的姑娘我不说一句坏话，也不用一个眼色使她难堪。可是你要是撒谎，我就会觉得，你是在用维也纳胭脂搽自己漂亮的白脸蛋。瞧瞧你手上的玫瑰花吧，花蕾刚刚绽开，只要我用气吹一下，它马上就会一瓣一瓣地开放。我希望你成为这样一朵黄玫瑰，你会向我打开你的心扉，向我诉说你的心里话，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决不生你的气，请你相信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用你的话刺伤我的心。”

“我要是照你的话去做，你送什么给我？”

“我心里所有的一切都给你。”

克拉莉深知山陀尔的习惯：他每天清晨要用猪油辣椒夹面包下酒。她把这些食物都端到他面前。牧马人毫不客气：他从靴筒里抽出一把柄上缀有星星的锋利小刀，切了一片面包，一块猪油，吃了起来。这时一条护牧犬跑进开着的大门，摇着尾巴走到牧马人跟前，它用鼻子蹭着他的膝盖，然后拉长身子躺在他脚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亲切地抱怨着，大声打着呵欠。

“连狗都认出你了。”

“狗永远是忠实的，不象姑娘。”

“唉，山陀尔，山陀尔！可惜你在必要时也一点不会撒谎。不然你就不会给抓到梅泽赫杰什去养军马了，你不该丢下姑娘一个人，盛开的丁香花一伸出院墙外就不好了。谁看中了它，就会把它采去的。”

小伙子听到这几句话差一点被嘴里的东西哽住，他吐出一块面包，狗立即把它衔去了。

“你说的是真话吗？”

“你知道有一首歌里这样唱道：‘大暴雨淋湿了姑娘，小伙子把皮袄给她披上。’”

“我还知道下面一句是：‘姑娘默默跟着小伙子，身上的皮袄绣着郁金香。’你这只瘟狗滚开！只要闻到脂油味，你也会向别人摇尾乞怜的。”

院子里响起了马的嘶鸣声。克拉莉走出去，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

“你上哪儿去了？”

“把你的马牵到马厩去。”

“谁要你这样做？”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可现在不必了。我马上就要上路。”

“连东西也不吃？猪油和面包都不合你的口味？看来吃皇粮把你吃娇了？好吧，我马上给你拿些好吃的来。”

克拉莉打开食品橱，从里面取出一盘烤小鸡。她知道，面包干夹冷烤鸡是牧马人最爱吃的美味。

“这是谁吃剩下来的？”山陀尔疑惑地问。

“要是你肩上长着脑袋，那还用问吗？”酒店常有客人来，只要付钱，我就给他烤小鸡。”

“这么说，夜里有贵客来过罗？”

“是的，有贵客来过：两个从维也纳来的，两个从德布勒森来的。一直闹到深夜两点钟，过后就走了。你要不信，这是旅客登记簿，你拿去看吧。”

“我完全相信。”

牧马人动手吃起烤小鸡来。

一只灰色的大猫在炕上洗着脸，突然竖起耳朵，站了起来。它伸了伸懒腰，弓起背跳到地上，走到山陀尔身边。猫脚爪子在他的靴筒上抓了抓（仿佛要量一下，冬天的积雪会有多深），然后跳到他的膝盖上，贴着他的手打起呼呼来，表示亲热。

“你瞧，连猫都跟你亲热。”

“可我要问它，昨天它在谁的膝盖上打过呼？这些残羹剩

饭要多少钱？”

“不用付了。有人已经付过了。你急着上哪儿去？”

“到马泰依田庄去。给医生送封信。”

“他不在家。早上三点钟他来过这儿；他要找那几个到这儿来过的绅士，知道他们已经走了，就坐马车往扎姆草原撵他们去了。维也纳来的绅士到这儿来向德布勒森的牧主买一批牲口。其中一个摩拉维亚一位伯爵的马厩长。伯爵想在自己家里繁殖我们奥尔弗尔德的牲口。同来的另一个人是个德国画家。他把我画在他的画册上，后来又画牧牛人。”

“这么说，牧牛人也来过啦？”

“当然过来了。他是派来给绅士们带路，把他们从霍尔托巴提草原带到扎姆放牧点去的。”

“可是牧牛人比他护送的那几个绅士晚出发一个钟头左右。”

“得了吧！你审问起来不比警察差。费尔科是来向我告别的，他要离开我们这一带，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不管她怎么掩饰，她的眼睛里仍然滚动着泪珠，这证明她说的是实话。牧马人没为这些眼泪生气，因为这是真诚的泪水。他转过身，好让她把眼泪擦掉。随后，他拿出一只挂着烟荷包烟斗衔在嘴里，好象要姑娘明白，今天他再也不打算吻她了。

“牧牛人要到哪儿去？”

“他给雇到摩拉维亚去当放牧队长，管理今天在扎姆草原挑选出来的那群牲口。已经说妥了，到那里给他六百福林薪金，管吃管穿，还给他一座石屋。那里的人会尊敬他的，因为匈牙利的牲口只有匈牙利人才会放牧。到了摩拉维亚，他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老爷的。”

“你怎么不跟费尔科到那里去？你不想做牧牛人的妻子吗？”

“你真坏，你明知道我不去。要不是留恋这座草原田庄和你，我也许会走的。要知道我真心爱的只有你一个。我是你的奴隶。”

“哼，你不过这样说说而已，你自己很清楚，那个被你的媚